

從白絲帶運動、男男自語到男人性別意識的形成 畢恆達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台灣的媒體男性論述與男性團體

台灣婦女運動蓬勃發展二十餘年，解嚴之後各種婦女團體應運而生，並且非常活躍地致力於各種政治行動，然而男性運動/團體的出現相對的晚而弱。除了零星片段的媒體論述 (如 1989 年的「赤子」雜誌、1993 年自立早報的「新男性」專題、1996 年「騷動」雜誌創刊號的「新男性論述與新好男人」專題)，以及有關男性的中外書籍出版 (如男性解放、新男人、新男性、鐵約翰、台灣查甫人、解放男人) (上述論述影響的範圍比較是已經關心性別的人士) 之外，1995 年一系列以「新好男人」為訴求的房車廣告 (如「我婚後照常約會——跟我太太」、「我忽略了妻子的付出並不少於我；她也需要呵護與撫慰」、「孩子帶給你那麼多感動與歡樂，怎忍心把他推給妻子一個人」)，相對而言，倒是對台灣社會男男女女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強調私領域裡的分擔家務、重視家庭親密關係、與勇於表達情感的訴求，雖然也真的給台灣男人帶來一些壓力，給台灣女人帶來一些期望，但是它並沒有真正反省男人在性別結構中的優勢位置，沒有挑戰性別權力關係的企圖，因而迴避了公領域的問題，也喪失男性集體運動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幫忙做家事、帶小孩 (當然值得鼓勵)，以為就合乎好男人的標準，那未免太輕易些。父權結構必須要改變，因為性別意識的轉化不可能只在個人層次達成。

除了上述論述以外，台灣也有男性團體陸續成立，例如紳士協會、溫柔漢關懷協會、中華 21 世紀男性成長協會等，但是他們較關心男人個體的成長與福祉 (例如回歸家庭、服務社區、心理支持、關懷男人身心健康等)，與女性主義對話並不多，也沒有積極與婦女運動結盟，或針對社會的重大性別事件/法令/教育/制度進行發言與運動。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雖然在 2000 年曾經以男子氣概系列演講、座談會、出版小冊子、記者會、在報刊撰文等形式推動台灣的白絲帶運動，算是與女性主義比較接近的運動，但是力量與影響畢竟仍然有限。

相對於西方男性運動百家爭鳴的境況，台灣的男性運動與團體則還處在孕育的階段。如何在不同地域層級推動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團體成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時我們也更該記取國外男性運動的經驗與教訓，整合階級、性傾向、種族等不同面向的交互作用關係，平衡個人與政治利益，以重新建構男性氣概，同時積極地以政治參與來終結性別的不公義。

台灣白絲帶運動

台灣與白絲帶運動的遭逢始於 1999 年在挪威舉辦的第七屆世界婦女大會 (The 7th World Congress of Women)。台大婦女研究室的張珏教授帶回加拿大白絲帶運動的資料，由吳嘉苓教授翻譯「終止男性施暴婦女，每個男人可以做的十件事」在記者會上發表。隔年 (2000) 由畢恆達教授策劃台灣的白絲帶運動，由洪文龍擔任專任助理，並有十位左右的台大學生共同參與。活動籌畫了一系列關

於台灣男子氣概建構的座談會、發行白絲帶小冊子、建立白絲帶網頁，並於當年 11 月 25 日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舉行白絲帶運動記者會，各黨派男性立法委員、台北縣長（蘇貞昌）、文化學術界人士都曾與會支持此活動。高雄的大學與同志團體也在當地散發白絲帶共襄盛舉，2004 年 11 月東吳大學的性別社團也在校內舉辦白絲帶運動。台灣由於沒有成立民間男性組織來推動白絲帶運動，以致於後繼無力。

男男自語：一個企圖與女性主義對話的男性小團體

2000 年白絲帶運動之後，我們曾經討論成立一個立案男性團體可能性。但評估一個民間團體經營相當辛苦，需有辦公室等硬體設施與經費，要跟政府打交道，必須向企業界募款，所以我們決定先從非正式團體著手。先找熟識的男生，就男性經驗進行深入探討之後，如果時機成熟再成立正視組織。

根據國外研究，一個對話團體人數七人可以達到最好的交流。超過七人會有人受到漠視，沒有機會說話，人數太少沒有代表性也不夠多元，無法激盪更多火花，因此我們成員是以七人為原則。我們不找那種做性別研究論文的男生，成立女性主義讀書小組。因為真的對女性主義持有高度興趣，把她當作論文題目的男生，有些真的是自己遇到的生命問題，不論是媽媽、女朋友，所以他真得高度關心；有些男生是出於知識上的關心，他讀女性主義就像讀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一樣，沒有太大差別，哪一天如果女性主義不再流行，有新的論述出現，他會去追求另一個更新的流行。

我們比較不在意的是這個男生對於女性主義論述成熟到什麼地步，而是在意他有沒有誠意去面對性別這個問題，並且能夠對自己的生經驗進行反思，更重要的是有能力去聽別人說。這樣比較有可能組一個討論成長經驗的團體。進行過程中有女學生表示想要參與，但因為我們經常提到個人私密經驗，希望提供一個心理上舒適的對話空間，現階段參與者還是以男性為主。

台灣有許多男性聚會是在菸酒當中度過的，我們希望提供不一樣的感覺。聚會通常是某個星期日上午，奶茶與蛋糕是我們最大的慰藉，聽一點爵士或古典音樂，也可以營造一個容易談心的空間氣氛。

關於團體名稱我們想了很久，如果叫「男性研究讀書會」似乎太硬了，男人總是被要求要硬一點，但是我們就是要男人軟化。當初有一位成員拋出「男男自語」，是從喃喃自語而來，沿用至今反而覺得這名稱還真有他的味道。男人說話有時像是對自己說的，女人都聽不懂，所以我們反轉這層意思，希望男人說自己，也聽別人說。二年之後，團體成員覺得不應該繼續只是內部彼此訴說喃喃自語，所以建議可以修改名稱，不過仍在思考當中。

團體進行方式就是大家輪流分享從出生到現在自己經歷的性別經驗，主題完全沒有設限。有時候聊開了一發不可收拾，可以談到下午三、四點。除了分享的人之外，其他人也可以不斷回應贊同或反對意見。因為成員都已經上過性別課程，所以基本性別知識與意識都已具備，感覺有點像成長團體進階班。雖然只是

談論個人成長經驗，但主題卻擴及書籍、文章、電影、紀錄片、新聞、騎腳踏車、流淚、喪禮、尿尿比賽、兒童繪本、漫畫、流行歌曲、婚姻愛情、髒話、A片、阿魯巴、體育運動等等。在理性與感性兼顧，論述與經驗併陳的過程當中，總是會激盪一些新的想法出來，所以我們把每次聚會內容整理成文字，算是團體史料吧！

我們之間的對話，確實說了很多不會對別人訴說的經驗。在團體裡，每一個人基本上有一些性別意識，但不見得每一個都是很強的女性主義者。有人成長經驗比較不 man 的，也有人是像一般男生陽剛的樣子。如果比較 man，不必覺得政治不正確，如果比較 C，也不會覺得羞恥。每一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經驗說出來，而說出來很確定別人不會嘲笑你，反而是想瞭解你的心裡是如何在想這件事情。我們比較希望有真誠的對話，不希望當有人說出某個經驗時，別人會笑他不夠男人、太異性戀，或者太男人中心，我們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恐懼。每個人要有勇氣膽量說出，預期不會得到別人異樣嘲笑的眼光。團體進行需要長期經營，建立信任關係，最重要的是支持度與認同感，要不然沒多久就會不了了之。

我們討論過各式各樣成長故事，像是上廁所遭偷窺、幼稚園騎的是三輪腳踏車不是兩輪而遭同學取笑。也有成員就是典型熱愛體育、愛看 A 片的男生，看起來他好像很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然而沒有人是百分之百合乎主流價值。就算看 A 片，偏好也可能有所不同。像某位異男成員，就說他找不到適合他的 A 片，因為 A 片女優演藝生命通常很短，大概是二十歲左右，不太容易找到中老年女性主演的 A 片。

團體塑造一個友善的空間，然而大家總是要在不同的場域生活。生活有時就像戰場，因為日常生活經常會出現很多性別歧視的話語，要不要即時反駁呢？如果反駁可能把場面弄僵了，但是又不能改變那個人的想法。當下不反駁，回家之後又相當氣憤，當時沒有反駁就表示沈默，沈默又表示共犯，如果連這樣的勇氣都沒有，還算是個女性主義者嗎？

當一個男生有性別意識，要求自己不要成爲一個傳統大男人，這不表示說女朋友就會喜歡他，爸媽就會喜歡他。爸媽可能會覺得他太懦弱了，女朋友可能覺得他太沒有男性氣概。女友晚上十點鐘要出門，要不要去陪她呢？不陪，女友會不會覺得不關心她？陪她去，是不是忽視她獨立自主的能力，又得依賴男人？就像女生學了女性主義之後到底該不該化妝，一樣產生困擾。其實男生也面臨同樣問題。以前他不用去思考，直覺以傳統規範去互動，可是現在有性別意識之後，就會思考：這樣做是爲她好，還是大男人主義作祟？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男人平常不太有機會這樣思考性別角色所帶來的互動，也不太有人會跟他討論這種事情。

也有成員表現矛盾。有一個成員說他來參加聚會前一晚長輩帶他去酒店喝酒。他說前一晚去玩女人，隔天又跟大家談性別，他有點不好意思來，進而產生質疑。也有成員早上參加聚會，當天晚上跟他最麻吉的朋友談心。可是當他一開口說性別，忽然之間大家就自動睡著了，朋友都覺得「你又來了，我知道你要講

什麼。」他只是想把團體的經驗跟別人分享，可是別人不見得有興趣。所以，在團體外受到的挫折，在團體內需要有一個關係不錯、互相尊重與開放空間來給予彼此支持。

台灣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年輕男性，對性別議題有興趣、想瞭解，而且跟自己的生命經驗有關，可是找不到支持，就無法延續下去。有些男人很哀怨說，我已經比其他男人好，男人不支持就算了，連女的都不支持他，因此更為沮喪。

性別研究者都覺得男人不能自性別改革中缺席，也鼓勵男性研究，不認為這是和婦女研究搶資源，當然其前提是男性研究要能夠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此外，女人不斷的反省自身性別經驗，參加性別演講、閱讀與運動，然而多數男人卻對性別議題漠不關心。無論是性別課程或演講，觀眾仍然以女性為主，男人似乎仍然覺得性別議題與己無關，導致男女之間的觀念差距愈來愈大。男人實在應該更為深刻反省自身在性別結構中的位置，以及自己如何從中獲益。就像白人以為自己沒有膚色，稱其他人為「有色」人種，同樣男人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性別，看不到男性角色所帶來的好處。因此我們需要男人與男人一起交換經驗，共同討論、反省，進而建構新的性別觀點。

台灣的婦運推行至今，受其正面影響的男人不斷浮現，這是自然趨勢。但是，這不意味著台灣男人的性別商數 (gender quotient, GQ) 很先進，大多數男人還是有很大努力的空間。國內少數僅有的男性團體固然使得男人開始關注女性與家庭議題，但如果沒有適度引進女性主義概念，很容易流於男人集體療傷。有的團體則直接認為男人遭受女性主義的壓迫，要為男人找回公道。這也是美國 profeminist 與 men's rights (男權主義) 兩派分道揚鑣的原因。此外，上述團體通常較關心男人個體的成長與福祉，與女性主義對話不多，也沒有與婦女運動結盟。一個不與女性主義對話與溝通的男性團體，充其量只能算是男人間的牢騷，讓女性覺得這些男人「得了便宜還賣乖」，而且不更新既有的男性氣概建構，也尋找不出適當的出路。男人就算真的覺得自己受到壓迫，他的敵人也是父權體制，不是女性主義或女人。既然在台灣目前沒有與女性主義對話的男性團體出現，自然不會像美國的反對性別歧視男人 (anti-sexist man)，有相當比例是由於曾經參與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團體，並在其中接觸女性主義。

男人與女性主義的關係

台灣男性研究的出現恐怕還不到十年的時間，研究者也非常有限。既有研究所關心的議題，大致可歸類為以下三種。第一種男性研究集中在父職與家務勞動的探討 (如王舒芸、余漢儀，1997；王叢桂，2000；李芳如，2001)。第二種研究以進入所謂「女人工作領域」的男人為對象，如社會工作 (葉明昇，1999)、護理 (徐宗國，2001；楊政議，1998)、家政 (李惠恩，2002)、小學教育 (陳佑任，2002)。第三種研究著重分析傳統男子氣概的建構 (如王世哲，2000；秦光輝，1997；高穎超，2006；郭怡玲，2004；陳若璋、劉志如，2001；黃淑玲，1999；裴學儒，2001；葉建德，2004)。然而探討女性主義或婦女運動對男人性別意識

所造成之影響的學術研究卻極為缺乏。上述幾篇針對在非傳統男性領域就讀或工作的男性研究或許較有可能相關，只不過他們著重的是進入此領域的抉擇、學習與工作內容，以及生涯規劃，並沒有分析個人的性別意識發展；此外，這些會進入非傳統男性領域的男生，也可能只是單純因為個人興趣、機會受限或信仰的關係，並不一定就會有性別意識，關心性別議題，或從性別的角度進行自我反省。

有關於性別意識的學術研究幾乎都集中在女性的經驗，極少觸及男性性別意識的發展。倒是有不少的研究者從知識論或政治行動的角度來談男人與女性主義/婦女運動的關係。男人究竟能不能成為女性主義思想的主體？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者否認男人成為女性主義者的可能性。她們的論點建基在男人不可能像女人一樣地經驗世界，因此 Bart, Freeman 與 Kimball 曾說：「除非男人具有生理女性的身體，才能夠擁有成為女性主義者所需要的經驗」(引自 Schacht & Ewing, 1997, 頁 167)。然而我比較認同 Harding 的觀點。Harding (1999) 認為所有的知識都處在社會情境之中 (socially situated)，因此男人可以從男人的位置出發，對於女性主義的論述提出不同的見解。男人具有與女人不同的身體，可以進入男性更衣室，參與軍事社會，藉助既有的女性主義理論，男人可以「思考許多我們『女性』女性主義者所無法經驗到的性別領域與問題」(頁 79, 引號為原作者所加)。Schacht 與 Ewing (1997) 也認為一位真正的男性女性主義者，可以教育並動員其他男人；進入女人所難以進入的領域裡，然後在其中推動女性主義改革；將女性主義議題放進既有的男性權力結構中；做為女性女性主義者與男人之間溝通的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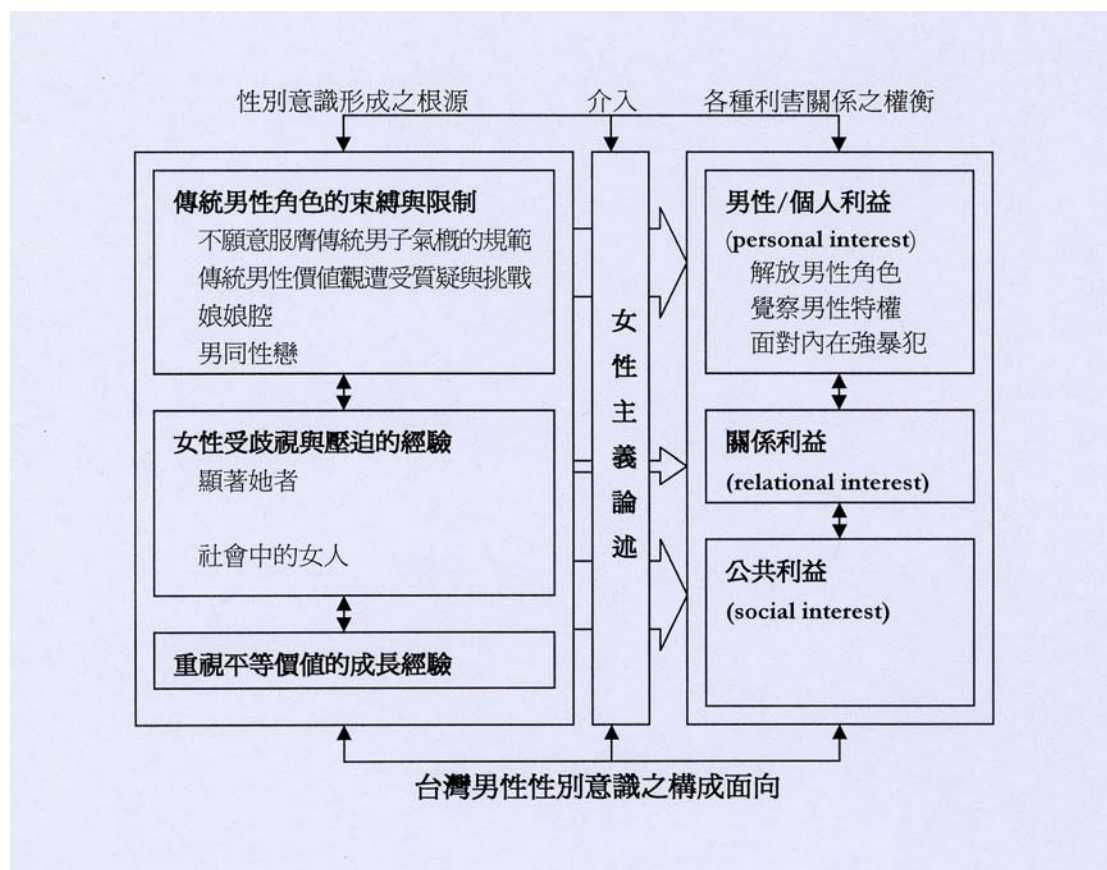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從知識論與政治行動的角度來探究男人與女性主義的關係之外，另有一些文獻討論男性團體的流派以及其與婦女運動或女性主義的關係 (例如 Clatterbaugh, 1997; Goldrick-Jones, 2002)，以及有少數男性性別研究者會在相關論文中談論自己的成長經驗 (例如 Connell, 1987; Digby, 1998; Schacht & Ewing, 1997)。Connell (1987) 就從自身經驗出發，歸納出五點異性戀男人不會為父權防衛的理由：1. 作為壓迫系統的受益者，還是可以看得到壓迫。2. 異性戀男人和女人 (包括妻子、情人、母親、姊妹、同事等) 有特定關係，也希望她們有好的生活，尤其是為了子女。3. 男人之間也存在異質，可能因現有系統而受害。4. 性別關係無論如何總是不斷改變，男人不可能守著舊價值不變。5. 異性戀男人也還是有良知、感情、希望、分享的能力，就等著被喚醒 (頁 xii)。

Christian (1994) 與 Cornish (1999) 是極少數直接研究男性性別意識的學者。Christian (1994) 研究「反性別歧視」男人 (anti-sexist men) 如何形成。他認為沒有性別歧視 (non-sexist) 只是一個理想，事實上不可能存在。他的研究對象包括積極參與反性別歧視運動，以及只是企圖在個人層次上和身邊的女人保有非性別歧視關係 (例如願意參與家務勞動、教養小孩) 的男人。經由深入訪談，他描述三十位反性別歧視男性的生命史。他發現大多數的受訪者在生活中受到下列二個因素的相互增強影響。1. 早期生命經驗當中經歷了遠離傳統性別期望的事件。2. 成人期當中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早期生命經驗中有助於發展反性別歧視觀點的事件雖然各有不同，受訪者最常提到的有：認同承擔養育責任的父親

(nurturing father)、不與傳統父親認同、有強勢母親（特別是在支薪工作領域）、父母不複製傳統的性別家務分工、受到兄弟姊妹的影響、與女孩有良好關係、處身在性別沒有受到特別強調的兩性情境。女性主義則在他們成年期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影響角色（尤其是受到身邊女性主義者的影響），強化了他們早期的非傳統的性別經驗。

Cornish (1999) 以非結構訪談的方法研究八位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 (profeminist men) 以及一位爭取父親應有撫養權的運動份子 (father's rights activist)，以瞭解他們如何在生命經驗中參與了性別議題的討論與活動。他發現原生家庭的價值觀以及遭受女性主義的挑戰是這些受訪者共同的經驗。如果出生在一個僵固、霸權的男性角色家庭中，當遭受女性主義或新男性角色的挑戰時，男性要學習如何處理這個衝突。如果得到的支援（心理諮商與治療、男性團體的支持等）不足，他可能成為反女性主義的運動者，或者只是在口頭上談談女性主義，其實心裡並不支持。如果支援充足，則能夠處理人際關係、情感自主以及建立新的非父權的社群。反過來說，如果出生在一個另類、民主、容忍度高、有批判想法的家庭中，當遭受女性主義或新男性角色的衝擊時，並不會造成性別角色的壓力，反而在人生過程中不斷學習用一種非防衛，而有建設性的方式處理張力與衝突。

台灣男性性別意識形成



我們再回到個人利益 (personal interest) 與政治利益 (political interest) 之關係的問題。Pease (2002) 認為可以用道德理由來鼓勵男人去除特權，但是他也提醒如果只是為了道德理由，會造成怎樣的後果？會不會壓抑了男人的需要與慾望？這樣的男人如何處理正義與既得利益之間的衝突？基於純粹道德正義的訴求，如何能夠不斷地注入男人參與性別改革的動力。Brod (1988) 也認為男人不能只做對自己有利的時候，但是他又同時指出以自我犧牲的利他主義作為政治運動的基礎是不夠的，因為能量總是會不足。因此我們需要釐清女性主義雖然需要男人放棄一些權利，而且跟男人的短期利益有衝突，但是長期終究會為男人帶來（啟發）利益。Gross, Smith 與 Wallston (1983) 根據其對於六、七〇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研究，發現那些能夠存活下來的男性團體，通常是那些能夠同時滿足政治與個人目的的團體。Pease (2002) 覺得男人究竟是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是為了道德理由而參與女性主義，這是問錯了問題。重要的是男人的利益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以及如何再建構。他利用工作坊等形式來重新理解男人的痛苦。直到男人的痛苦與受傷得到認可之後，男人才能認識到自己的特權。當然這樣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具體的策略來連結男人的痛苦與他們在性別關係中的權力位置。當男人積極地經由政治參與來挑戰社會的性別關係時，男人重新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也重新界定男人的利益。此時道德不是外加的，亦即並不是藉由道德來阻止男人做原來想要做的事情，而是要重新建構男人作為道德存在者的自我利益，以使男人的所作所為能夠同時符合個人與政治的目標。

本文摘自

洪文龍、畢恆達 (2006) GQ男人 (書名未決定)。台北：女書。(即將出版)

參考書目

- Brod, H. (1987). Introduction: Themes and theses of men's studies. In H. Brod (E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 (pp. 1-17).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Christian, H. (1994). *The making of anti-sexist men*. New York: Routledge.
- Clatterbaugh, K. (1997).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Men, wo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Cornish, P. A. (1999). Men engaging feminism: A model of person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7(2), 173-199.
- Digby, T. (1998). Introduction. In T. Digby (Ed.), *Men doing feminism* (pp. 1-14). New York: Routledge.
- Gross, A. E., Smith, R., & Wallston, B. S. (1983). The men's movement: Personal versus political. In J. Freeman (Ed.),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pp. 72-81). New York: Longman.
- Harding, S. (1999) 男人是否可以成為女性主義思維的主體。當代，142，76-80。
- Pease, B. (2002). (Re)constructing men's interests. *Men and Masculinities*, 5(2), 165-177.
- Schacht, S. P., & Ewing, D. (1997). The many paths of feminism: Can men travel any of them?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6(2), 159- 176.

- 王世哲 (2000) 男性情慾之研究：以中年已婚男性為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舒芸、余漢儀 (1997) 奶爸難為：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婦女與兩性學刊，8，115-145。
- 王雅各 (1998) 大學學生社團中男性社員的性別意識及其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9，245-277。
- 王叢桂 (2000) 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6，131-171。
- 布魯斯 (2002) 讓同志身份成為快樂的源頭。見莊慧秋 (編)，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 1990-2001 (頁 212-217)。台北：心靈工坊。
- 李芳如 (2001) 新好男人：雙生涯家庭男性家務分擔經驗之研究。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惠恩 (2002) 非傳統科系的選擇：家政領域學生就學經驗之探討。台灣師範大學家庭教育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徐宗國 (2001) 拓邊照顧工作：男護士在女人工作世界中得其所。台灣社會學刊，26，163-210。
- 秦光輝 (1997) 「當兵」現形記：從臺灣男性兵役經驗看軍隊父權體制再生產的性別邏輯。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畢恆達 (編) (2000) 白絲帶運動：男人參與終止性(別)暴力。台北：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 陳佑任 (2002) 他們的故事：三位國小男性教育人員的生命史研究。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若璋、劉志如 (2001) 五類型性罪犯特質與預測因子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4 (4)，59-98。
- 高穎超 (2006) 性、謊言、S腰帶 (論文題目未定)。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即將出版)
- 郭怡伶 (2005) 磨蹭的快感：阿魯巴的男子氣概建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淑玲 (1999) 從酒色應酬文化看台灣社會的男性特質。高雄醫學院主辦「1999 性別與兩性研討會」(高雄) 宣讀之論文。
- 楊政議 (1998) 台灣男丁格爾的觀點：專業生涯發展路徑。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明昇 (1999) 男性社會工作者之職業選擇歷程。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達努巴克 (2002) 擁抱玫瑰少年。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編) 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 (頁 145-158)。台北：女書。
- 裴學儒 (2001) 軍隊文化、男性氣概與性傾向壓迫：台灣男同性戀者的兵役經驗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